

冰山

费克申/著

Bing Shan

解 放 军 文 艺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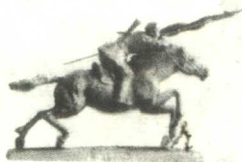
神 探 古 洛 传 奇



90260218

冰 山

费克申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236788 / 08

I247.7
27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山/费克申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1

(神探古洛传奇)

ISBN 7-5033-1454-0

I. 冰… II. 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810 号

书 名: 冰 山

作 者: 费克申

责任编辑: 祁周虹

装帧设计: 黄学军 郭业斌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24 千字

印 张: 6.875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454-0/I·1158

定 价: 13.60 元



我从不为自己的聪明
感到吃惊

——古洛

引子

这是一家地处新开发区的饭馆。本来这儿是片耕地，有些农家的小院。冬天白茫茫的毫无生气，只有夏天绿油油的菜地才能使这里的风景略有情趣。而现在水泥的建筑代替了简陋的农舍，菜地里盛满了砂石，农民们不是去城里打工，就是做些服务业。高科技的大公司目前还没有一家进来，只有几家进口些电脑配件、组装起来再卖掉的小公司和一些正在建设中的公司大楼。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里也是饭馆、餐厅、宾馆捷足先登。眼前的这个饭馆就是一般的小饭馆。它的铺面不大，顶多有五六张桌子，表面还算干净。菜

肴是很便宜的，大师傅就是老板本人。他刚刚放下锄头，洗了洗手上的泥，就摇身一变成为特级厨师，不仅会做家常菜，还会川鲁粤菜，门窗玻璃上还写着能做满汉全席。他常说：“我两条腿的做不了活人，四条腿的做不了板凳。”

虽然，老板豪气冲天，气势盖过了五星级宾馆，但是，还是很少有大款来这里大快朵颐。除非他上火。来这里的大多数是民工、工人。即使有脑力劳动者，也不过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胃口之大显然超过体力劳动者，尤其是在这类饭馆里经过锤炼的肠胃已达到武侠小说里所说的百毒不侵。

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了，饭馆里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与外面在初秋夜晚的凉风下，落着感伤泪光的街灯恰成对照。

在一进门靠右边的大桌上坐着四个年轻人，最大的不超过二十六七岁。他们穿着时髦，目光凶狠，体魄健壮，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惹的主。

他们要了很多菜，还有烈性白酒，他们叫喊怒骂、猜拳罚酒，声势之大似乎有一百人在喝酒。老板心里直打颤：“不给钱，我就认了，可别生事。”他在心里祈祷着。这时候，他想起了上帝、菩萨、佛爷等一千神灵。

靠左边的小桌上是一对情侣。男的像是个职员，他直愣愣地看着女朋友。女朋友打扮入时，长相甜美，

红着脸不断地吃着菜，使男的眼光里多了几分怜爱。

这时，谁也没想到这是个有意义的时刻，连见识广的老板也没有想到。事后他说：“我把肠子都悔青了。要是当时我注意一下就好了。”

有意义的人物是个貌不惊人、不到 30 岁的男人。他穿着花格衬衫，浅色的料子裤，裤线熨得笔挺，脚下登双进口黑皮鞋。他显然是搭出租车来的，因为老板听见了车子发动并开走的声音。

他进来后，直奔墙角的一张桌子，根本没理那个迎接他的、操着四川口音的迎宾小姐。服务员只好紧跟过去，手里拿着餐巾纸和一副方便筷子。

他坐下后，点了几个菜。事后据服务员说，都是很一般的家常菜。这里的菜量很实惠，通常一个人是吃不了这么多的。又要了瓶啤酒，就慢慢喝起来。还时不时地用眼角扫视一下周围。

谈恋爱的两个年轻人吃完就走了。热恋中的他们忽略的是整个世界，何况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那些凶汉们喝酒猜拳，似乎也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由于他喝得很慢，老板还记得他半杯酒竟用了 10 分钟左右。这时，门又开了。这回进来的人更有意义，可是愚蠢的老板还是没有注意到。过后，他才想起这个人进来前，外面有汽车的声音。倒是服务员看出此人与众不同。他高个子，戴着金丝边变色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黑油油的，有些卷，上唇留着小胡子，灰

西装，花格领带。

“是个做买卖的？不像。”服务员推测道，因为此人身上没有买卖人那种喜欢交际、脾气温和的气质，倒有一种矜持的风度。

“是个当官的？也不像。但肯定是个大款。”服务员停止了猜测。

这个人也是不理迎宾小姐，朝着那个男人坐的桌子走过去，似乎和那个人点点头，然后就坐了下来。

男人喊道：“小姐，拿个杯来。”服务员挺着肚子，腿像出了毛病一样，慢吞吞地走过来。

男人给新来的人倒上酒。那人也不说话，喝了一口。从手里拿着的皮包里取出一包“红塔山”烟，用金色防风打火机点着，然后盯着男人看。眼镜片闪着轻蔑的光。

男人笑笑，也盯着来人，脸上一副下流相。

男人又要了两瓶啤酒，喝酒的速度显然快了。新来的人几乎不喝、也不吃，只是不断地吸烟。

当男人喝完两瓶啤酒时，新来的人站了起来，把手里的烟头捻灭在烟灰缸里，说：“失陪，先走一步。”

男人欠欠身，没有想送的意思。

新来的人跨着大步走了出去，但是，他的黑色手提包，却放在桌上没有拿走。

又是老板后来绞尽脑汁才想起来，这个男人走出去后，他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

当男人喝第三瓶啤酒时，中央大桌上的一个小伙子喊道：“喂！哥们儿！一块儿来喝吧！一个人喝闷酒有啥意思？”他满脸通红，明显是喝多了。

男人笑笑，摆摆手。

“咋的？看不起人哪！”他的同伙怒目而视，只有一个年龄大一些的说，“拉倒吧。”

“不行。还有看不起咱们哥们儿的。行，你不来我过去。”说着，他就摇摇晃晃地走过去。

老板捏了把汗，那个男人也捏把汗，心想：“今天真够背的了。怎么碰见这些地痞，现在可不能惹他们。”

“我酒量不行。你们那一桌算我请了……”

“啥？他说啥？”小伙子好不容易稳住身子，转过来看着自己的伙伴，“他寻思咱们吃不起呢。太小瞧人了吧。”

他的伙伴们脸色越来越不好，连那个刚才还在劝解的人也恶狠狠地瞪着男人。

男人见势不好，喊道：“老板，买单！”说完扔下了一张百元票子，就要走。

那个小伙子冲了过来，揪住他的衣服说：“想走？那么容易？”

“你还想咋的？”男人也生气了，“如果不是今天有事，早就收拾你们了。你们知道我是谁？”他心想。

“不咋的，喝酒。”

“我说我不能喝了，”男人停了停，“再说媳妇还在家等着呢！”他陪着笑脸。

“不行。”小伙子使劲往前拽他，他的花格衬衫被撕破了，一股怒火冲上来，他拉开小伙子的手，顺势往旁边一推，力量很大。小伙子本来就站不稳，经这么一推，就倒在地下。同伙们全站了起来，这时，那个年龄大些的伸出胳膊拦住旁边的人说：“让他走！”

“走？没那么容易。”同伴们叫了起来，有一个已经抄起了椅子。

“我说让他走，就让他走。你们没听明白？”同伴们都不做声了。

男人仔细看了那个年纪大的一眼，这是个中等个头儿的汉子，长长的头发，几乎要披到肩上，留着一脸的胡须，戴着墨镜，穿着花格衬衫。男人拽了拽衬衫，向外走去，经过大桌子的时候，对那个劝架的说：“哥们儿，谢了。改日摆几桌请请哥儿几个。”

“行，就来这儿找我们。”劝架的笑着说。

男人走了出来，松了口气：“真是从狼窝里出来了。”他想。

风停了，秋天的凉雾悄悄地从地下腾起。

男人心里很着急，这地方太偏僻了，他十分谨慎地走过了一个工地。

半天不见一辆出租车。他攥紧手里的提包，感到手心里渗出汗来。这时，忽然有人在他后面说：“别走

了。”这是一个鼻音很重的声音。

他吃了一惊，冷汗立刻流了下来，因为他听出语音中的杀机。回头一看，正是饭馆里的那几个人。说话的就是刚才劝架的汉子，他冷冷地说：“得罪我们哥们儿还想走？”

“你说怎么办？”男人的腿都软了，虽然平常他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

“咋办？”对方嘿嘿地笑了，一歪头，那几个同伙就冲上来了。

男人觉得脸上挨了一下，是棒子，来的人都拿着木头棍棒。他顿时眼冒金星，胃部又受到剧烈的打击。他痛得弯下腰，紧接着就是雨点般的击打。男人一只手护着头，一只手抓紧手提袋：“让他们打一顿算了……”他刚这样想着，头部猛地受到重重一击，接着又是几下。

鲜血从他的头部喷射出来。他摔倒在地，在失去知觉前，觉出手提袋被人拿走了：“他们看见了，为了这个……”

赵宝山是市机械厂的工人，厂里效益不好，他被内退了。所谓内退其实和下岗差不多，只是可以有一些退休金。但事实上他已经快一年没领到退休金了。老婆后来也下了岗，而且也没拿到补助费，时间比赵宝山还长出一半。

赵宝山今年整 40，一个儿子在上了中学，花费极大，70 多岁的母亲长年有病，又是个家庭妇女，没有公费医疗。所有的不幸都落在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中。赵宝山既没有阿 Q 式的豁达精神，又没有贫嘴张大民的乐观主义，他只有愁眉苦脸地每天在外面打工。他的年龄、学历、品德，都不能让他挣到大钱，他有的只是出卖力气，给一家复印公司当送货的，每天把客户复印的东西送到他们手里。他靠着一辆自行车跑遍了这个城市的犄角旮旯；老婆在一家饮料公司里贴标签，一个月能挣四五百块钱，加上赵宝山的五六百块，还能维持生活。

这天，赵宝山从一个客户那里回来。这是今天最后一个客户，是家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好不容易找到公司时，已经 6 点多了。公司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值班的。赵宝山脸上堆着阿谀的笑从那个不耐烦的家伙手里得到客户家的地址。

客户的家和公司的距离正好横跨整个市区，对这位公司的老总来说，是不费力的，他有一辆走私来的“凌志”牌高级轿车。可是，赵宝山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他虽然想用摩托车的速度来骑，可是这匹病马是不会驰骋的。赵宝山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老总的家，他累得没有看见门铃，敲了敲门，声音和他轰鸣的肠音一样响。

老总没让他进屋，谁会让这么个浑身散发着汗臭

气的家伙污染自己花 20 万装修的高级住宅呢。

老总签了字。赵宝山松了口气，见对方没让他进去的意思，就用外面的公用电话给公司报告了情况。然后，他勒转那匹病马，向温暖的家跑去。

在经过开发区的时候，路灯很暗，按赵宝山的经验，这里是要慢点骑的。可是，今天太晚了，家里人也许正等得着急呢。这个穷家没有电话。赵宝山只有争分夺秒地赶回家。

他刚刚拐过一个街角，角度很急，赵宝山感到车把碰到了自己的腿。就在这一瞬间，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逆行着扑了过来，赵宝山慌了手脚。刺眼的车灯，轰鸣的马达声，这是赵宝山一生中最后听到和见到的……



我从不为自己的聪明
感到吃惊。

——古洛

多么晴朗的早晨，昨天晚上的雾气已经消散，就像干完坏事逃走的强盗一样，无影无踪。太阳又唱起升平之歌，一群群的鸽子在白云下飞来飞去，像从场上穿行而过的配角演员。

工人们，大多数是民工上班了。他们成群结伙，嬉笑打闹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压不住他们青春的活力。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成就一番事业的。谁能知晓年轻人的未来呢？

当在走过马路边的阳沟时，他们几乎都看见一个人匍匐在地下，像是睡着了一样。

“喝多了！”民工们笑笑，就要走过去。

可是，有个多事的人走下去，只拨了一下，就惊喊了起来：“这小子死了！”

民工们立刻拥了上来。他们那碾碎人心的无聊生活，这回算是有了一些乐趣。

“可不是咋的？你瞅，这些血！八成是被人打死的。”

“还八成呢！就是被打死的。”

“这可咋办？”第一个发现的人慌了。

“咋办？报警呗。”

10分钟后，派出所的警察来了。

“谁发现的？”

“他！”众人七嘴八舌地指着第一个发现的人。他脸色苍白，吓得浑身直打哆嗦：“我、我……”他不知说什么好。

“你留下来。”

“可……可是，工钱呢？”

“告诉你们老板，工钱照发。说是公安局说的。”警察对民工们喊道。

“我们也知道一些情况。”他们真是一群最聪明的人。

“好，刚才发现尸体的人都留下，后来的走吧。”

市刑警大队的人也赶到了。为首的是个年轻、魁梧的警察。他叫胡亮，现在是科长，据说马上要提为副

队长。他的后面是一群技术人员和民警。其中,有个略微有些秃顶、年纪较大的民警格外引人注目。他生着宽大的额头和一张黝黑的胖脸。他叫古洛,是这个城市中妇孺皆知的神探。据说是侦破前线的常胜将军,百战百胜,从无积案。但现在正面临着退休,所以他气色很好但神色不佳。

胡亮找民工们问了问,知道了基本情况。虽然有胆大的民工想添油加醋地夸大自己那仅仅的一眼,但胡亮生硬地将他们打发了:“以后有事再找你们。去干活吧。”

民工们狠狠地瞪了胡亮一眼,这一眼显然要比刚才发现尸体时的那一眼更意味深长,但谁又敢违逆公安局的命令。

胡亮看了一眼古洛,古洛对着胡亮探询的目光说:“尸检完了再说吧。”

胡亮点点头。一阵风吹过来,把旁边工地的沙土卷在空中,呛得古洛咳嗽起来。

尸检结果是被钝器打击头部致死,致命伤有三处。死亡时间是昨晚9点到11点。死者大约二十八九岁,身上的财物,即一个钱包,里面有150.3元钱,手表和左手无名指上的金戒指都完好无损。不像是劫财害命,倒可能是打架斗殴致死。

钱包里找到了死者的身份证(居然平时也带着身